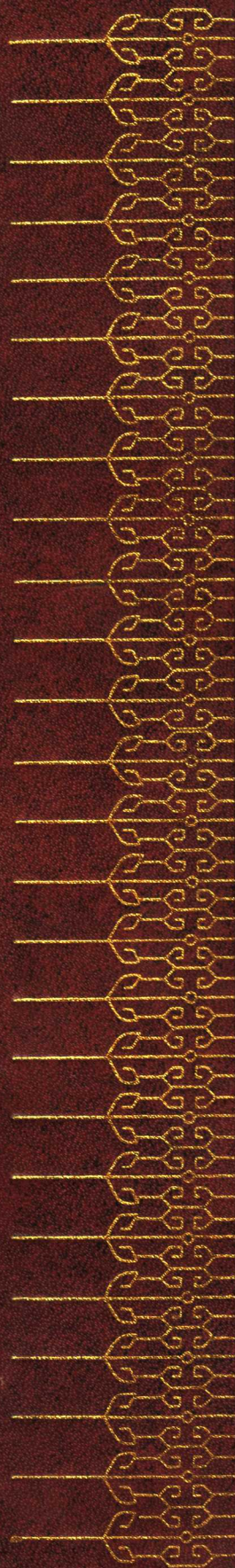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文學典·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典/《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643—937—1

I. 中… II. ① 中… ② 中… III. ① 百科全書—中國
② 文學史—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Z 227 I 209.3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35076 號

ISBN 978-7-80643-937-1



9 787806 439371 >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中華大典·文學典

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一六五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〇九）

排版：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八八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三七）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安市淮海北路四四號 郵政編碼 二三三〇〇一）

發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南京市百子亭三四號 郵政編碼 二二〇〇〇九）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一四四 字數：五〇〇〇千字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版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一——一二〇〇

定價（全二冊）：一二二〇〇圓

南朝文學部

主編：黃進德

目次

鄭鮮之	釋法顯	檀道鸞	丘淵之	卞伯玉	王歆之	王叔之	范泰	宋	作家	徐庾體	宮體	永明體、齊梁體	元嘉體	體類	玉臺新詠	文選	總集	總論	
.....	
二〇〇	一九九	一九八	一九八	一九八	一九七	一九七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四	一九三	一九一	一九一	一九一	一七二	一一一	一一一	九	
謝惠連	范廣淵 范廣	范曄	劉義慶	陸凱	徐爰	殷景仁	謝晦	沈慶之	顏延之	謝靈運	謝瞻	何尚之	王韶之	孔欣	孔甯子	宗炳	傅亮	裴松之	何承天
.....
三五九	三五九	三三九	三二六	三二五	三二五	三二三	三二一	三二〇	二九三	二二二	二一五	二一三	二一一	二一一	二一〇	二〇九	二〇六	二〇四	二〇一
袁粲	許瑤之	劉敬叔	湯惠休 釋惠休	鮑令暉	謝莊	顏師伯	何長瑜	殷淡	江智淵 江智深	鮑照	王微	劉義恭	何偃	王素	張暢	袁淑	荀雍	荀昶	劉義隆 宋文帝
.....
四三七	四三六	四三五	四三三	四三一	四二五	四二四	四二三	四二二	四二二	三八二	三八〇	三七八	三七七	三七七	三七五	三七二	三七二	三七一	三六九

顏竣	……	四三九	丘靈鞠	……	四七〇	江奐	……	五五一
王僧綽	……	四四一	劉虬	……	四七〇	蕭鋒	……	五五一
王僧達	……	四四二	王仲雄	……	四七一	謝超宗	……	五五一
周朗	……	四四四	陸慧曉	……	四七一	王融	……	五五三
劉駿	宋孝武帝	四四五	蕭贖	齊武帝	四七二	陸厥	……	五六〇
劉鑠	……	四四八	周顥	……	四七四	蕭鈞	……	五六二
湛茂之	……	四五〇	王秀之	……	四七六	蕭子隆	……	五六二
劉誕	……	四五一	張融	……	四七六	虞炎	……	五六四
吳邁遠	……	四五二	袁象	……	四八〇	虞通之	……	五六四
劉瓌	宋明帝	四五三	何昌寓	……	四八一	顧愨	……	五六五
伍輯之	……	四五五	孔稚珪	孔珪	四八二	顧歡	……	五六五
釋慧琳	……	四五五	韓蘭英	……	四八六	王寂	……	五六六
劉侯	……	四五六	柴廓	……	四八六	王巾	王簡棲	五六七
蕭璟	……	四五七	釋寶月	……	四八六	梁		
東陽無疑	……	四五七	虞羲	……	四八七	釋寶誌	保誌	五六八
沈懷文	……	四五七	劉祥	……	四八八	何點	……	五七〇
齊			王琰	……	四八九	謝朓	……	五七二
伏曼容	……	四九九	王思遠	……	四九〇	沈約	……	五七三
王僧虔	……	四九九	王僧祐	……	四九一	江淹	……	六〇一
蘇侃	……	四六一	王儉	……	四九二	釋僧祐	……	六三三
祖冲之	……	四六一	徐孝嗣	……	四九七	鮑泉	……	六三五
劉善明	……	四六二	蕭長懋	……	四九九	江洪	……	六三六
褚彥回	褚淵	四六三	劉繪	……	四九九	何胤	……	六三七
卞彬	……	四六六	劉瑱	……	五〇一	范縝	……	六三八
蕭道成	齊高帝	四六七	蕭子良	……	五〇二	范雲	……	六四〇
丘巨源	……	四六九	謝朓	……	五〇六	傅昭	……	六四五
			江孝嗣	……	五五〇			

宗 夫	六四六	何敬容	七六〇	蕭子暉	八〇二
陶弘景	六四六	蕭 巡	七六二	劉 孺	八〇三
曹景宗	六六一	吳 孜	七六二	蕭子範	八〇三
釋智藏	六六三	虞 騫	七六二	劉 潛 <small>劉孝儀</small>	八〇五
任 昉	六六四	蕭 洽	七六二	蕭子顯	八〇六
周興嗣	六七八	徐 摛	七六三	蕭子雲	八一
費昶	六八二	殷 芸	七六四	朱 异	八一三
孔翁歸	六八二	何遜	七六六	伏 挺	八一五
袁 昂	六八二	褚 灃	七七八	庾肩吾	八一六
劉 峻 <small>劉孝標</small>	六八四	張 率	七七八	劉 遵	八二一
高 爽	六八九	謝幾卿	七八〇	張 暉	八二二
丘 遲	六九〇	劉之遴	七八〇	王 規	八二三
蕭 衍 <small>梁武帝</small>	六九三	王 暕	七八二	劉孝勝	八二三
蕭正德	七〇三	到 溉	七八三	徐 悱	八二三
王僧孺	七〇四	到 洽	七八四	劉令嫻 <small>徐悱妻</small>	八二五
柳 惲	七〇九	陸 罩	七八五	何子朗	八二七
蕭 琛	七一二	庾仲容	七八六	劉孝威	八二七
鍾 嶸	七一二	劉 杳	七八七	釋慧皎	八二九
徐 勉	七一九	謝 舉	七八七	蕭孝儼	八三一
釋法雲	七二二	王 籍	七八八	王 錫	八三一
劉 勰	七二二	王 泰	七八九	張 纘	八三二
江 革	七四五	劉孝綽	七九〇	劉孝先	八三四
王曼穎	七四七	劉 顯	七九四	謝 微 <small>謝 徵</small>	八三五
吳 均	七四七	王 筠	七九六	蕭 統 <small>昭明太子</small>	八三五
周 捨	七五四	劉 苞	八〇〇	蕭 綜	八四七
裴子野	七五五	何思澄	八〇〇	蕭 綱 <small>梁簡文帝</small>	八四九
陸 倕	七五七	殷 鈞	八〇一	孔 熹	八六一

車敷	李鏡遠	戴嵩	王氏 <small>衛敬瑜妻</small>	朱超 <small>朱超道</small>	徐君蒨	徐防	江祿	王偉	王臺卿	蕭賁	蕭推	劉邈	劉綏	江從簡	陸雲公	王訓	紀少瑜	章黯	沈趨	沈旋	顧協	沈繇	蕭繹 <small>梁元帝</small>	蕭紀	蕭綸	褚翔	
.....
八八五	八八五	八八四	八八四	八八三	八八三	八八三	八八三	八八二	八八一	八八一	八八一	八八〇	八八〇	八七九	八七九	八七八	八七八	八七七	八七七	八七七	八七六	八七六	八六五	八六四	八六二	八六一	
岑之敬	祖孫登	徐伯陽	孔奐	陸山才	徐陵	張種	釋洪偃	釋惠標	虞寄	沈衆	沈炯	周弘直	釋曇瑗	周弘正	陳	沈滿願 <small>范靖妻</small>	包明月	王金珠	庾成師	惠慕道士	甄固	聞人蒨	鄧鏗	湯僧濟	王樞	王樞	
.....
九〇九	九〇八	九〇八	九〇六	九〇五	八九七	八九六	八九五	八九五	八九四	八九四	八九一	八九一	八九〇	八八八	八八七	八八七	八八六	八八六	八八六	八八六	八八五	八八五	八八五	八八五	八八五	八八五	
蕭麟	蘇子卿	孔範	李爽	褚玠	陰鏗	伏知道	陳暄	賀循	劉刪	陳昭	何胥	沈婺華 <small>沈后</small>	陳叔寶 <small>陳後主</small>	蔡凝	陸瑜	陸玠	陸瓊	謝貞	姚察	傅縡	阮卓	徐孝克	蕭銓	張正見	江總	顧野王	
.....
九五〇	九四九	九四九	九四九	九四八	九四三	九四三	九四二	九四一	九四一	九四一	九四一	九四〇	九三二	九三二	九三一	九三〇	九三〇	九二九	九二七	九二五	九二五	九二四	九二四	九二〇	九一一	九〇九	

蕭琳	……	九五〇
吳尙野	……	九五〇
吳思玄	……	九五〇
賈馮吉	……	九五〇
高麗定法師	……	九五〇
賀力牧	……	九五〇
蕭淳	……	九五〇

徐湛	……	九五二
陽縉	……	九五二
孔魚	……	九五二
王璠	……	九五二
韋鼎	……	九五二
潘徽	……	九五二
殷謀	……	九五二

虞荔	……	九五二
杜之偉	……	九五二
陳少女	……	九五三
〔附〕樂昌公主	……	九五三
南朝樂府俗曲	……	九五三

總論

論述

《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論》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又卷七三《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序》(卷首) 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茲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暉暉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奧領，涓瀆務逍遙之集，盧岳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為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胡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之學者，鮮克研覈，遂乃書寫繼踵，而不知經出之歲，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闕矣。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

交譯，寧可味其人世哉。昔安法師以鴻才淵鑒，爰撰經錄，訂正聞見，炳然區分。自茲已來，妙典間出，皆是大乘寶海，時競講習。而年代人名，莫有銓賈，歲月逾邁，本源將沒，後生疑惑，奚所取明？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菴園，影躍靈驚。於是牽課羸恙，沿波討源，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並鑽析內經，研鏡外籍，參以前識，驗以舊聞。若人代有據，則表為司南；聲傳未詳，則文歸蓋闕。秉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有證者既標，則無源者自顯。庶行涼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荆玉。但并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

又《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出三藏記集》卷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繁翰墨，而理契乎神。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樓，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及佉樓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樓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唯梵及佉樓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雖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篆籀之變體乎？案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為籀，籀遷至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隸爻。名實雖繁，為用蓋渺。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為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至於梵音為語，單複無恆，或一字以攝眾理，或數言而成一義。尋《大涅槃經》列字五十，總釋眾義十有四音，名為字本。觀其發語裁音，宛轉相資，或舌根唇末，以長短為異。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語，必餘言足句，然後義成。譯人傳意，豈不艱哉。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為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為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

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是以宜領梵文，寄在明譯。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遺謬漢史。音字猶然，沉於義乎？案中夏彝典，誦《詩》執《禮》，師資相授，猶有訛亂。《詩》云「有免斯首」，「斯」當作「鮮」。齊語音訛，遂變詩文，此「桑門」之例也。《禮記》云「孔子蚤作」，「蚤」當作「早」。而字同蚤蝨，此古字同文，即「浮屠」之例也。中國舊經，而有「斯」、「蚤」之異，華戎遠譯，何怪於「屠」、「桑」哉。若夫度字、傳義，則置言由筆，所以新舊衆經，大同小異。天竺語稱「維摩詰」，舊譯解云「無垢稱」，關中譯云「淨名」。「淨」即「無垢」，「名」即是「稱」，此言殊而義均也。舊經稱「衆祐」，新經云「世尊」，此立義之異旨也。舊經云「軋沓和」，新經云「軋闍婆」，此國音之不同也。略舉三條，餘可類推矣。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若胡、漢兩明，意義四暢，然後宣述經奧，於是乎正。前古譯人，莫能曲練，所以舊經文意，致有阻礙，豈經礙哉，譯之失耳。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晝晝以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戎，譯文傳經，不愆于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為美，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為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祐竊尋經言，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然則言本是一，而胡、漢分音，義本不二，則質文殊體。雖傳譯得失，運通隨緣，而尊經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緣，故次述末譯。始緣興於西方，末譯行於東國，故原始要終，寓之記末云爾。

劉勰《文心雕龍》卷二《明詩》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又卷六《通變》 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

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未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鑒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又《定勢》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略】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趣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駁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又卷九《總術》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果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六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

又《時序》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飄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取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讀時，請寄明哲。

又卷一〇《物色》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

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惝惝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裴子野《雕蟲論并序》（北宋本《通典》卷一六）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講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諸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旣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略】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聲貌，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擗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鍾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略】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轡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略】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

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

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貴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龍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牽補納，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旣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略】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揜掖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昔曹、劉始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賦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斐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

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又《詩品》卷中《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驪駒前。

又《梁衛將軍范雲 梁中書郎邱遲》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邱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又卷下《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曜 宋詹事范曄》才難，信矣。以康樂與羊、何若此，而□□辭，殆不足奇。乃不稱其才，亦爲鮮學矣。

又《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孝武詩，雕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又《宋御史蘇賈生 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宋越騎戴顛》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縉紳之所嗟咏。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又《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庚）（康）、帛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寶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又《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圍遠，或忽是雕蟲。

又《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邱靈鞠 齊給事中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顧則 齊秀才顧恩》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嘗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惟此諸人，傅顏、陸體。用固執不移，顏諸暨最荷家聲。」

又《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伯成文不全佳，亦多

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又《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納素之辭，未詎多也。」

又《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又《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又《齊記室王巾 齊綬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王巾、卞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曄》欣泰、子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又《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迴出。

又《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釋慧皎《譯經論》（《高僧傳》卷三）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略】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振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圖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圖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緜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謙、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觀、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壽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城墮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烟萃，三藏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健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愜三印。而董壽有別室之愆，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讖、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尙貽貫腦之厄，比于雖忠奮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然乎。間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讎法所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鎔擊其身，故爲痛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慮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斷以胸衿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探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尙扇，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助歟。

又《義解論》（《高僧傳》卷八）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聖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傳眞。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

之；言者不眞之物，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鵝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免，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免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惠，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千闍，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想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闐、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竺佛圖澄，安又授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炳盛。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土遺芬，再覩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既限以虎溪，安師乃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感焉。然而語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眞，開雲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觀、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降，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美焉。

又《經師論》（《高僧傳》卷一三）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爲樂；設讀於管絃，則稱之以爲韻。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如聽嘒，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讀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箏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

王曹植，深受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肅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謬。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味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雁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羈。曇遷動韻，猶令鳥馬踴躍；僧辯折調，尙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夔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蕭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擊，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唄。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索。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談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而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尙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高座法師初傳覺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蕭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授。曠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

又《唱導論》（《高僧傳》卷一三）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爲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後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推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異。可謂知時知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二技，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如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氛，燈惟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淚含酸。於是闍衆傾心，舉堂側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己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饑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屈頭，臨時抽造，審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感。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之謂耶？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卷四九）文學傳上·庾肩吾《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闍筆，有慚伎癢，更